



新春，山邊的雨水特多，每個人的臉色有點灰白，八九個伙伴相繼病倒了，發着寒熱。戚公公給了他們一些帶來的土藥，知道準是瘴氣在作怪了，他懼怕瘟疫流行，只有天天叩拜山伯公神佑，可是那黑色的藥丸，蠕動的白蛆，終于抵不住病魔的侵入，吃飯的人一天天的減少，呻吟的人天天激增，情形似乎越來越壞，這使戚公公焦急萬分，他擔心廿年前的大瘟疫又要重演，那次能活着回去的僅剩下五個人。

兩星期過去了，大多數的人終于脫離險境，可是其中兩個人的體溫始終不退，日夜發着高熱，加上滿嘴胡言，大家認為一定冒犯了山伯公，燒紙祭神的結果，這兩個個人終于得不到山神的「饒恕」，永遠永遠地安息在山邊了。

正月剛剛過去，香荔李又得出動採摘第二批了，這次幾乎全體上山，準備一天之內收摘完畢，備備指派四五個人負責上下運輸。第二批的香荔比較少，所以工作也較輕鬆，下午輪班運輸的人上山來了，很意外地帶來了一個喜訊，那就是張老大上午又來過了，說他母親答應了婚事，決定等他這次貨物脫了手，把張姑娘嫁給小炳，並允許他把她帶回家去。這當然還得歸功于張姑娘與母親苦練的結果。戚公公也為這事笑開了，想起小炳孤寡無妻，竟輕易地把終身大事解決了可真不容易，而且張姑娘年青貌美，聰慧過人，也算小炳有點福氣，「兩地姻緣一線牽」，造成香荔客採摘以來從未有過的大喜事。可是小炳反倒有點害羞了，只是低頭加緊工作，自然也無法掩住內心的喜悅，他現在唯一的念頭就想很快見到張姑娘，只要不逼他改行，他還有什麼不願意的？



香菇客 (六) 繁露

採摘工作已近尾聲，到了黃昏，他們全部已告結束，又順手整理一下倒下的，新砍裂的毛栗樹，以待來年更好的收穫。每個人都與沖沖地加倍工作，希望能在太陽沉落之前趕回山下。可是時間不向人安排，等到他們百事結束，天已昏暗，戚公公一向最能體會年青人的心理，決定點幾個火把照亮下山。事實上想把一羣工作完畢的年青人再留居深山是不可能的，何況他們今天並未作住宿準備。於是每人檢一枝木棒或竹條，踏着零碎的步伐，前後呼應着慢慢下山而去，好在道路都是熟悉的，幾支點燃的火炬，形成稀稀落落的幾點小紅光，在烏黑的夜晚，在荒蕪的深山，成為指示他們迷途的惟一南針，也是他們唯一可依賴的朋友。這點點紅光給了他們莫大的安全感和慰，眼看得已將要引出可怕的險境了，每個人都不禁鬆了一口氣，但鬆懈往後會帶來不幸，只聽得一聲銳利的呼叫，戚公公急忙大聲喝問，原來是鄭小炳不知讓什麼東西咬壞了小腿，痛得再也不能步行。同伴們立即輪流着把他背下山來，檢查傷口，才發現紅腫了一大塊，沒有流血，只有幾點小血印。經驗告訴戚公公，這是毒蛇的牙印，老人可真慌了，二牛的爸爸不也是和這同樣的情形嗎？他急忙給他敷上散毒草藥，又吞服了解毒丸，可是情況愈來愈壞，鄭小炳病得開始慘叫了，他意識到自己的命運，痛苦地抓緊了戚公公！「戚公公，我不中用了，真丟死人，我今年十四歲，快要成你們的好幫手了，叫我千萬加緊學本事要緊，再過四五年也能上山了……」戚公公，告訴張姑娘，我……我來不及

娶她了……」
毒氣迅速遍及了全身，鄭小炳終于在同伴們哀憫之中中斷了最後一口氣，把痛苦留給三月來日夕相共的朋友們，以及村莊的另一角癖着他的多情的張姑娘。戚公公以從未有過的沉重的心，把他安葬在被瘴氣所奪的二位同伴之旁，山脚下平添三堆隆起的新土，與高峯上的二牛遙遙相對。
他們！這群困居三月的香荔客，結束了他們將近一季的旅行生活，挑起人袋袋又香又軟的成品，立刻輕而易舉地轉入行商之手，他們匆忙地為妻兒們選購零星雜物，馬不停蹄地結隊歸去。布袋底下還剩餘少數幾斤被挑剔出來的劣貨，帶回去以供家人烹食。

一聽說香荔客下山回來了，寂寂無聲的小村子立時起了騷動。歡迎下山的場面真是盛況空前，她們拖兒帶女，扶老携幼地朝村前路口奔了過去，似乎個個都想衝到前面，但似乎個個都不敢站立在最前面。終于不約而同地止步在往日曬谷場上，吱吱喳喳語無倫次的扯些廢話！雖然她們明知是廢話。
春花懷抱着兩個月的小男孩，忐忑不安地擠在人堆中，望着愈來愈近的那群熟悉的男人，她驀然感到恐懼，神經質地急忙又衝出圈子，避入離家不遠的小拐角上，她要在這個最小的角度上偷窺她的二牛，她要故意告訴他生了個女孩子，直到最後才輕輕地跟他說：「這孩子，直到最後才輕輕地跟他說：『這正等着他回來辦滿月酒……』」
戚公公率領着大夥兒出現了，人群響起了一片歡呼之聲，個個不眨眼地叮視着這批歸來的上山英雄。戚公公和大夥兒照例向歡迎群回報最爽朗的笑聲，和親切的招呼聲，這些人群裏有他們的親人，他們的至朋、隣居、以及所有無比的溫暖，與無上的榮譽。
人群和着聲音漸漸地去了，春花倒臥在小拐角上，雙手緊緊地圍抱著她的小牛，幾片凋謝的桃花飛落在她白紙般的臉上，身上。

十數年後人們最嚮往，最歡樂，最熱烈的季節又來臨了，年青力壯的洪大，率領一羣小小的行列，衝過緊張，興奮的歡送場面，背負簡單的行囊，昂首向村前走去。冬日的朝陽，以它所有的光與熱賜予這群年青的孩子們。
行列中要算小牛個子最小，但他却比任何更興奮更愉快。上山，上山，多誘惑的名字，多奇妙的美夢，今天，總算實實在在的實現了。他不自覺地裂開嘴笑了，二牛一樣的厚大的嘴巴，無聲地得意地在微笑，微笑。一「喂，小牛哥，你今年真的上山了？」正在野外作飲樹遊戲的小黑炭，一眼瞥見了行列中的小牛，急忙丟下斧頭，騎喜地跑了上來。
「嗨，小黑炭，我先上山去了，你趕快和阿寶、阿林、他們去練本事罷！再過兩年好和我一齊上山呀！」一見舊時同伴，小牛不覺大喜。
「小牛哥，明年我是不是可以去了？」小黑炭緊跟着行列跑步。
「像我這麼大才行呀！小黑炭，我們明年再見，快去練本事罷！」
(下接廿五頁)

（上接廿四頁）「香菇客」

「喂，小牛哥，那你留幾棵樹給我好嗎？千萬別砍光了！」小黑炭，一面喘息一面仍緊隨不放。

「傻瓜，樹怎麼砍得光呢？不要跑了，快回去罷！」小牛向他揮揮手。

「好……喂，小黑炭！」小牛猛然回頭走離行列，緊張地大叫着：「記得不要砍得太深了，聽見了嗎？」

「聽見了，我知道了！」小黑炭遙應着。

「告訴阿寶那個小飯桶，叫他多用點力氣呀！」

「喂……」

「叫阿林不要砍得太密了！」小牛用盡氣力地喊着。

「知道了！小牛哥，你還不快點趕上去？他們已經走遠了！」

「啊……？」小牛急忙回身，提起簇新的棉襖袖口拭了一下厚大的嘴巴，顫動着行囊，展開如飛的脚步，勇敢地追到了行列的前面，歡欣鼓舞地和每個出發上山的香菇客完全一樣。（完）

柑園經驗談

姚啓松

① 柑橘樹每年最少要施肥兩次，尤其硫酸銨，每年至少要用兩次。第一次在春季時，柑樹正在發育生長時，及開花以前，第二次在柑果收剪完畢以後。硫酸銨是幫助柑樹的生長及果樹發育的好肥料，所以，苗木也可以每月施用硫酸銨一次，是很適宜的。

② 柑橘樹栽植的距離，不可太近（不可密植）。農友們常用的柑樹橫縱的距離，大凡均是六臺尺，這種栽植株距過於太近了，所以生產量低少。並且柑樹的發育也不良，這都是密植的後果。密植而且直接影響到柑樹的產量和樹株的壽命。適當的距離，如像柑相相隔的距離，至少要一丈至一丈二臺尺，柑柑至少要一丈三臺尺至一丈五臺尺。像這樣才是較為標準而適合的距離。

③ 柑園的排水設備要良好，平時要常常保持柑園的清濶。以及常要防治害蟲的發生。

④ 有的柑農們往往種植不良的柑苗，到了四五年以後方發現柑樹不結果實的現象。這都是剪下生長不良的母樹的芽條，嫁接繁殖苗木的結果。我們一定要從生長優良的母樹上，去選擇良好的芽條，來嫁接繁殖幼樹。

（山林農村園藝用） 新強力綜合殺蟲劑

多利農 TRINON

樣品備索付郵三元即送

徵地方推銷處條件從優

廠址 台北市迪化街一段六十三號

TRADE MARK 牌克化

TRINON 多利農

廠五化農隆益

I-LUNG AGRICULTURAL & CHEMICAL FACTORY

欲保田園無害蟲
必須常備「多利農」

業務處 台北市中正路一九九號
電話 二二二〇〇〇

國立臺灣大學農學院教授 陳焜菘先生推薦

多利農 Trinon 是現代科學最進步之農藥，能同時一併殲滅田園所能發生之青蟲、龜神、夜盜蟲、鑽心蟲跳龜蟹由水肥傳來之傳染病菌等一切害蟲實屬山林農村界所熱求之綜合性滅蟲妙藥也（歡迎試用）